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卓 玛 阿 妹

· 儿童文学 ·

英 子等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.5字数36千

1975年9月第一版 1975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29 定价：0.17元

目 录

新苗茁壮·····	张季泉 (1)
卓玛阿妹·····	英 子 (22)
庆生和蜜蜜·····	华 放 (37)
捉泥猪·····	王正平 (48)
跟踪追击·····	熊 川 王意诚 李苑芹 (62)

新 苗 茁 壮

张 季 泉

提起玲珑大队的造反派头头周新林，县上人人都知道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他们是他们公社第一批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的领头人。在县上的夺权斗争中，他在万人大会上，列举了十条事实揭发批斗走资派，把走资派批得体无完肤，原形毕露。他那股子敢于反潮流的闯劲，至今还在我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玲珑大队是县上的一面红旗。从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大队党支部一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抓革命促生产，最近又团结支委会一班人，狠抓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，推动了春耕生产，做出了出色的成绩。县委派我到玲珑大队去帮助他们总结经验，带回县里去推广。

我背上背包，又来到阔别多年的玲珑大队。

山连山，山叠山，玲珑大队就在这群山环抱中的玲珑山上。我翻过山垭，就看到一层层梯田，一片热

腾腾的战斗景象。红旗哗哗地迎风飘扬，运肥的姑娘和小伙子们，你追我赶，来来往往象穿梭一样。嘎嘎的水车声，犁田的喝牛声，此起彼伏……。再衬着那山崖上“深入批林批孔，掀起春耕高潮”等鼓动人心的大标语，真使人感到这里是战天斗地的大战场！

看着这动人心弦的画面，我心情无比激动。

正在这时，在不远的田坎上，一个小伙子扛着犁头正向车水的这边走来，高声喊着：“喂，小青，加油哇！”这声音仿佛有点熟悉，一时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。我连忙走过去，向他打听支书在什么地方。走近一看，只见他光着脚，把裤脚高高挽在大腿上，圆圆的脸儿，胖笃笃的。喂！这不是十多年前的二黑子！我忍不住高声叫起他的小名来：

“二黑子！二黑子！”

小伙子一愣之后，认出了我：“呵，张同志，你好！”他放下犁头，连蹦带跳地向我跑来，亲热地拉着我的手。

“呵！长高啦，十多年前的小娃娃，如今变成了铁塔似的棒小子！嘿嘿，……”

“张同志，你还是那样爱开玩笑！”他有些不大好意思地说。我问到从前队里的其他几个小朋友时，

他转身指着正在车水的小伙子说：“你看，那不是小青、二狗娃他们，如今都是大人了！小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入了党，二狗娃在批林整风中入了团……。”停了停，他接着说：“为了响应党支部的号召，打响春耕生产这一炮，以实际行动批林批孔，大伙儿正在加油干哩！”

说着，他就要跑去招呼他们，我连忙阻止说，不要耽搁他们，等收了工，我再一个一个地去拜访。

“支书在什么地方？”我连忙向他打听。

“哪个支书呀？”他忽闪着两只大眼问。

“嘿嘿，还有哪个支书，就是你们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新林呀！”

“呵，就是小林子嘛！”

“是呀！小林子是他的小名，……”

“对，对。”不等我说完，他连连点头，并用嘴巴朝山那边湾里一努，“正在那边埌田上戽水哩。”

“小林子！”这亲切的名字，象一块石子投入春水一样，在我这刚刚平静的心里，又泛起了层层浪花。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象放电影一样，一个镜头又一个镜头地出现在眼前，以至我怎样和二黑子握手道别，又怎样朝山那边埌田走去，都记不清啦……。

十多年前，也是春耕时节，因为下乡工作，我来到了玲珑山。

由于第一次进山，不识路，见山湾里有一个罗锅背的人在犁田，我便上前打听到大队办公室去的路。正要开口，忽然听到背后一声怒吼：

“饿蚂蟥！你为啥做假活路，在田当中犁稀大行！”

我掉头一看，见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肩上挎着一个小书包，头戴一顶蓝布遮阳帽，帽沿上缀着一颗红五星，红领巾在胸前不住地飘动。小家伙站在那儿，对着田里怒目而视，一双小拳头象两个铁疙瘩似的晃动着：

“饿蚂蟥，马上返工！告诉你，你搞破坏，我们要敲断你的背脊骨！揭你的‘罗锅’！”

那罗锅背的人听了，打了个冷颤。连忙拖过犁头，返了工。

“喂！找谁！”他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很神气地问着我。

我有意要逗一逗他，便随口答道：“找个人嘛！”

“究竟找谁？”他紧迫着问。

“找个——找个大人呗！”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了。

可是小家伙并不笑，胖笃笃的圆脸仍然紧绷绷的，态度很严肃。于是，我只好收敛了笑容，郑重其事地告诉他，找大队党支部书记永松大伯办件公事。他眉梢儿跳了跳，小嘴巴一动就要说什么，可是，那双黑眼珠儿转了两转，把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下去了。然后，谨慎地把我上下审视了一番，冷冷地说：

“我带你去吧。”

“那不耽误你上学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放心，误不了！”他仍然冷冷地答道。

到了大队办公室，恰好碰上老支书正要锁门下地。我连忙把介绍信递给他，说明我是来这里工作的，支书热情地和我握手：“老张同志，我们正盼着你哩！……”

小家伙一见这情景，便红着脸奔过来，学老支书的样儿和我拉着手，腼腆地说：

“呵，原来是位同志叔叔！我远远看见你和饿蚂蚱好象在说什么，差点把你当成……”

“当成什么？”我感兴趣地问道。

“当成这个——”说着，他鄙夷地伸出了小指头。

我和老支书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我说：“这么说，

你是把我当成坏人送到大队里来罗！哈哈哈哈……”

小家伙不好意思的笑了，停了停，行了个举手礼，一溜烟就跑步上学去了。

老支书看着他的背影，向我介绍说：小家伙名叫小林子，三三年红军路过这里时，他爷爷是村苏维埃主席，带领穷人跟着红军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可积极啦！不久，红军为了北上抗日，在一个夜晚开走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村里的恶霸地主——外号“赛阎王”领着白匪军象饿狼一样地扑回来了。小林子的爷爷连忙把红军留下的红五星包藏起来，塞给他的儿子，嘱咐他报仇去。就这样，他爷爷被捕了。第二天，他爷爷被赛阎王绑在一棵大树上，活活地烧死了。四九年冬天，营山解放了，小林子的父亲，带头斗争了活阎王，怀着满腔的阶级仇，参加了解放军。那颗珍藏的红五星便传到了那时才满两岁的小林子手里……

听到这里，我连忙问：“就是小林子遮阳帽上那个闪闪发光的红五星吗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老支书连连点头，“提起那红五星，后来还经历了一场斗争呢！”他停下来，慢慢地裹起叶子烟来。

“一场斗争？”我惊奇地问。

“说来话长啦……”老支书巴哒巴哒地抽了两口叶子烟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说。

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：解放后，赛阎王被镇压了。可是，他那狗崽子对党对人民怀着刻骨的仇恨。那家伙也是个地主分子，表面上装得老实，背地里却经常搞破坏。就象那水田里的蚂蟥，一听见水响，就要爬到人的脚杆上吸血害人，所以社员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“饿蚂蟥”。

饿蚂蟥见了小林子头上的红五星，就象眼中钉肉中刺一样，怀恨在心。有一天，饿蚂蟥拿着一顶花花绿绿、怪模怪样的帽子，逗小林子说：“小林子，看，大伯这顶帽子红眼睛，绿尾巴，多好看！”那时，小林子才刚满六岁，他睁大两只好奇的眼睛，看着那帽子，只是把手指头放在嘴里，不开腔。饿蚂蟥又耸耸鼻子，挤挤眼睛，继续说：“看你那顶烂蓝布帽帽，戴上多难看。来，把这顶拿去戴上，大伯给你！”小林子摇摇头，不肯接。饿蚂蟥又把帽子朝他面前凑了凑，嘻着脸皮说：“怕妈妈打你，是吗？”忽然，小林子“啪”的一声把他的帽子打落在地，愤怒地说道：“狗地主，谁要你的帽子！”饿蚂蟥自讨没趣，嘴里骂着“兔崽子”，悻悻地走开了。

晚上，小林子一回到家里，就嚷着要妈妈给他做花尾巴帽子。

永松大伯知道这件事后，感到不单是一顶帽子的问题，是阶级敌人在和我们争夺下一代！俗话说：“树儿未长硬，最怕藤来缠”。小林子这棵刚长起来的嫩树儿，还应该帮助它斩草除虫，去葛打藤，扶正苗稼呀！于是，老支书在百忙中间抽出时间来到了小林子家里。

小林子一见永松爷爷，便欢蹦乱跳地跑上前去，两只小手搂住他的颈子，欢叫着“爷爷，爷爷。”大伯在孩子的脸上亲着，赞扬地说：“我们的小林子不乱要别人的东西，真是乖娃！”

“我不要罗锅背的花尾巴帽子，我要妈妈给我做一个。”小林子翘着小嘴巴，说着把头上的帽子取下来，“爷爷，我这个蓝布帽帽只有个五角星，没有花尾巴，不好看。”

“小林子，你说什么？”大伯一听，脸色变得严峻了。他把小林子轻轻放下，接过帽子，用袖子把那颗红五星揩了又揩，擦了又擦，无限深情地向小林子问道：

“孩子，你知道这红五星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是妈妈给我的。”

“不对。”大伯摇摇头，叫小林子在身旁坐下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讲了红五星的来历和他爷爷英勇牺牲的故事。



小林子睁着大眼睛默默地听着，小小的心田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最后，永松大伯摸着帽子上的红五星，亲切地说：

“林子呵，这红五星，红军叔叔戴着它打白匪军，你爷爷戴着它斗地主赛阎王，你爸爸戴着它光荣地参加了解放军。红五星，劳动人民爱它，盼它，阶级敌人恨它。它是革命的无价宝啊！”

“永松爷爷，我不要花尾巴帽子了，花尾巴帽子是

坏蛋饿蚂蟥的。”小林子从永松爷爷手里接过帽子，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，俏皮地说，“红五星帽子好，哪个要也不给。长大了我要戴着它，象爸爸那样，参加解放军，跟着毛主席干革命。”

“好！这才是毛主席的乖娃娃。”永松大伯连连点头。

从那以后，一年又一年，小林子戴的帽子，从旧变新，从小变大，换了不知好多顶了，但那颗红五星却始终在小林子头上闪闪发光！

.....

老支书讲到这里，又巴哒巴哒抽了两口叶子烟，吐出瓦蓝瓦蓝的烟云来。然后，微笑着对我继续说道：“小林子上学读书以后，成绩很好，最爱听革命故事。一有空就缠着我给他讲《鸡毛信》、《王二小放牛》、《少年英雄刘文学》等故事。他以小英雄为榜样，勇于和敌人作斗争，平时对饿蚂蟥监视得可紧呢！”

我听了，想起小林子在田坎上怒斥饿蚂蟥的情景，不由得连声称赞。老支书摸了摸胡须说：“这孩子确实不错，人虽小，心明眼亮，真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！”

接着，老支书还给我摆了一个不久前小林子斗饿蚂蟥的故事。

俗话说“癞蛤蟆最爱阴雨天”，正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帝修反组成反华大合唱，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，刘少奇刮起“三自一包”的妖风，队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起来。有一天，小林子和二黑、小青、二狗娃等一群小伙伴，放学回来经过玲珑山下，隐隐约约听见山上有“梆梆梆”的响声。小林子侧着耳朵仔细地听着。有的小伙伴说：“是啄木鸟，管它的呢。”小林子却很警惕地说：“永松爷爷告诉我们，这几天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单干妖风，队里的五类分子也活跃起来了。我们要提高警惕，谨防他们搞破坏！我到山上去看看。”他在大家耳朵边咕噜了几句，就悄悄爬上山去了。

爬到山顶，见乱石林里，一棵茶碗粗的柏树被砍倒在地上，饿蚂蟥正在用斧头刨树根。小林子一看，气炸了！他两眼圆瞪，大吼一声：“不准动！”吓得饿蚂蟥直打颤，他掉头一看，见是个孩子，便强作镇定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嘿嘿，小林侄子，放学啦！”

“呸！谁是你的侄子。”小林子朝地上啐了一口，指着砍倒的树子质问道，“你为啥偷砍队里的树子，破

坏森林！”饿蚂蟥听了一惊，停了停，他眨巴着两眼，佯笑着说：“嘿嘿，是队里的水车坏了，队长叫我来砍根树去修一修。”“你骗人！那架烂水车，永松爷爷和队长叔叔前天晚上熬了个通夜，已经修好了。”小林子揭穿了他的谎言。饿蚂蟥朝四下看了看，装出神秘的样子，小声地说：“大伯干脆对你直说了吧。听说，现在要分田到户了，这山顶上的树子也要分光。你不要大声嚷嚷，快回家叫你妈妈也来砍两根。要不，只怕连树疙瘩也被人刨了！”小林子一听，气得圆瞪两眼，大喝一声，象门小钢炮似的“炸”开了。

“狗东西，原来跟着煽动单干妖风的就是你！告诉你，不管你怎样兴风作浪，想搞单干走回头路，办不到！”这当头一棒，吓得饿蚂蟥木呆呆地，好半天回不过神来。这时，小林子将两根手指头含在嘴里，打了声“唿哨”，只见二黑子、小青、二狗娃等一大群孩子拿着棍棒、石块，赶上来了。小林子命令饿蚂蟥扛上树子，大伙儿押着，回大队去了。

我听老支书讲完故事，对小林子赞叹不已。那张红扑扑的脸蛋儿，玻璃珠儿似的大眼睛，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那年冬天，整组民兵的时候。一天，我和老支书、



大队民兵连长正在研究各生产队的民兵名单，忽然，“噚噚噚”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

我抬头一看，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儿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报告！”小林子行了个举手礼，气鼓鼓地翘着小嘴巴，冲着我们质问道：“永松爷爷，同志叔叔，为什么不批准我们参加民兵连？”

“爆竹不大，火气可不小呢！”他那神气的样

儿，惹得我和老支书都笑了。

“小林子，你知道民兵的任务是什么？”民兵连长一旁笑着问道。

“练好本领，保卫祖国。”小林子“噤”地一声，两只脚跟一靠，应声答道。

“那你比比看，”民兵连长指着屋角的钢枪，“有没有它高？”

小林子听了一怔。我以为小家伙这下一定哑口无言了。哪知他那双圆溜溜眼珠儿转了转，冲着民兵连长连珠炮似地说：“连长叔叔，你不是常说‘保卫祖国，人人有责’吗？为什么不让我们报名？俗话说‘称砣虽小压千斤’，象王二小、海娃哥，站岗、放哨、捉特务、送信、打鬼子，哪一样不行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参加民兵？……”

嘿，这一下倒把民兵连长问得哑口无言了！

民兵连长见缠不过，只好向他解释，说他们年龄还不够，暂时不能参加；等以后年龄够了格才能参加，到时还给他们每人发支钢枪哩。小林子只好不吭声了。正在没办法的时候，忽然，小林子提了个建议：“让我们跟着大人们学学下操、练练刺杀、甩甩手榴弹，不列入编制，总可以啦！”